

54

T2511/1.21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函史下編卷之八

明旰郡鄧元錫著

賦役書

古哲后之理天下也。用天時。設地財。導利布於邦國。豈以自養。而國有廟朝。城郭宮室。溝池井野之區。畫有六宮。六官百司。庶府之俸給。有朝饗聘覲會同幣帛。饗殮之禮際。有六師九伐。蒐苗獮狩。追胥竭作之征。後亦曷嘗不賦諸民。爲國經哉。而好生厚下。節舒優養之德。常行乎其中。故取民之制。不過什一。以萬邦惟正之供。而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生民之道。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而百王所慎守也。神農之前靡詳矣。禹平水土。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詳具禹貢書中。書言田先土。田物土之宜而布之利也。非土曷田。言賦先田。賦視田所產而等賦之也。非田曷賦。賦實皆什一分。上中下而三之。又三之而九。而土田之等則粲如。賦從出焉。故敷土治土也。蓋土藝而賦平矣。諸九州各以其土之所產爲貢。爲包爲筐。惟服食器用。不干於邦之正賦。而充之賦作之。至十有三載。乃同其重賦如此。其五百里甸服之地。百里賦納總。二百里去總而納銍。三百里簡銍而納秭。四百

里去積而納粟。五百里朘粟而納米。各以地遠近爲賦。入精麤之差。近致其麤。遠惟其精。麤共薪秣。精充祿食。唯所當則盡制之盡也。其侯綏要荒。咸建五長。各食其土之賦。而各以其職貢焉。殷承夏制。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乃公田則七十而助。籍而不稅。而共官爲御。畢賦諸公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而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故雖有旱乾水溢。而民無菜色。此古之人量民之力。而授之田。量田所產而

制之賦。量賦所入而制其用。三者常相須以推移而節適之。失其一。固不能守其二也。至周官而法益大備。大宰以九職任民。而九賦以歛之。以九賦歛財賄。而九式以用之。畢起賦於田功。一曰邦中之賦。載師所謂園廩二十而一。國中場圃之所任也。二曰四刻之賦。王畿百里之內。載師所謂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賞牧田之所任也。三曰邦甸之賦。畿二百里。公邑之田所任。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削之賦。畿三百里。家邑之田任焉。五曰邦縣之賦。畿四百里。小都之田任焉。六曰邦都之賦。

畿五百里。大都之田任焉。皆大夫卿公之采地也。皆所謂無過十一者也。皆田賦。皆三農之所生。園圃之所毓者也。邦中之賦。國中自賦之賦。郊而下。則九一而助之賦也。七曰關市之賦。商賈阜通之所任。八曰山澤之賦。虞衡藪牧之所出也。惟幣餘之賦。不隸於九職。爲百官府經用所出之餘幣歛之。而本厥初。固出於九功。故九職使民因地而任力。九賦使民則康而制賦。載師任土衡挈之。言所賦之地。閭師任民縱紀之。言所賦之民。其實一也。國有經費。於是乎取。而又有九式之法。以均節之。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

之式。三曰器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日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日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式言法也。裁多寡豐殺之宜。制出入數度之等。使王無濫費。民無濫供。上以養王心。恭儉之德。而戒奢侈於未萌。下以示王民。惟正之共。而坊末流之蠹耗。故宰之制國用也。非能節之難。能均而節之之難也。太府之職曰。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荒喪。其關市未征。幣餘帑餘。則王之羞服。賜予。

於是乎取之。此先王先人後已。約已裕人。財盡之於禮。而不極之於欲。至公之極也。以其所歛者。待其所用者。使之適足。而充其有餘。他無所復之。賦均之。其始。式節之。其終。至平之。極也。乃邦國之九貢。亦畢用之。於經式。一曰祀貢。二曰賓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無非式者。而大行人所掌九畿之貢。胥有以待之。侯服祀物。甸服賓物。男服器物。采服服物。衛服材物。要服貨物。至蕃服。谷以其所貴寶為摯。而幣帛旂旌。則各自其土之所產貢之。此先王不愛異物。不寶遠物。

貢之所致。唯式之所用。而王無賴焉。至康節之極也。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而受之。頒其貨於受藏之府。王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內府凡邦之賦用取具焉。皆以其式法授之。故天官九職之先賦也。明賦之所入。即職之所出。自民職之外無賦也。九式之先貢也。明貢之所入。即式之所出。九式之外無用也。其式之次賦。貢之次式也。明國無侈用。無靡費。而賦貢一之於式也。盡制之極也。司會又掌建邦六典八灋。八則之貳。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而會計之。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其入出百物。敘其財。受其幣。而攷于司會。邦財之振也。不洩矣。而職內職幣職歲。廩人倉人之屬。各辨其職。類其總。而聽質焉。蓋操式法者。與司出入者。不相緼。而專。交相考。而覈。而後能盡制也。此成周貢賦之制。所以取有恒法。供有恒正。用有恒經。不傷財。不害民。而國用自為裕之道也。乃若大司徒主民。徒起教。而邦中土地人民之圖。版畢。掌之。少司徒貳焉。均土地。而稽其人。民均土地。均力。征之本也。上地上農夫家。可食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可食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可食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夫家七人。而用其可用。

幣。而攷于司會。邦財之振也。不洩矣。而職內職幣職歲。廩人倉人之屬。各辨其職。類其總。而聽質焉。蓋操式法者。與司出入者。不相緼。而專。交相考。而覈。而後能盡制也。此成周貢賦之制。所以取有恒法。供有恒正。用有恒經。不傷財。不害民。而國用自為裕之道也。乃若大司徒主民。徒起教。而邦中土地人民之圖。版畢。掌之。少司徒貳焉。均土地。而稽其人。民均土地。均力。征之本也。上地上農夫家。可食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可食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可食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夫家七人。而用其可用。

者三人。若五用其二人也。用者約矣。至其起徒後也。又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則約之盡也。惟爲社單出里。惟田與追胥竭作。非是無用也。故國大事致民。家致一人也。大故致餘子。致羨也。狀皆用其可用者。卒也。力田者。終勿之用也。故王教之用民。念其勤。不竭其力。體順之至也。乃其用之也。閭掌其征。令凡其數。族師主其聯。鄉師前期出法。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撰其車徒。比其卒伍。而合之。黨正治灋。州長帥而至。司徒以其旗致之。而聽於司馬。國大故。致之王門。大喪。率而屬其引。乃其正之。有政焉。教之有教焉。

齊之有戒焉。禁焉。卒伍之辭訟聽之。誅賞行焉。而用民之道盡此也。其國中力征百後。追呼之事。時有用之。時勤。自七尺。以及六十。晚賦而早免。以優之。野起後。不及其羨。野受後。不及其細。則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而早賦。晚免。以爲斷。則因地遠近。而用後也。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二日。下年一日。公言平。旬言均。則視歲上下。以命後。而用民之力。歲無過三日也。其族師掌校登其族。夫家之衆寡。及六畜車輦。使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族爲聯。以受邦職。後。

國事而國中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鄉大夫以時入其書。故司徒協孤終。媒氏協男女。司徒協徒旅。司寇獻民數。牧協職。場協入。廩協出。而民之少長死生出入往來。畢可知也。於是乎用之。師田追胥工築。而民說而忘其勞。此成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之道也。周衰。諸侯恣侈。日增重於賦。歛。春秋宣十五年。稅畝書譏。何譏爾。譏其去公田履畝。而十稅一也。成元年。作丘甲書譏。何譏爾。譏甸出長轂。羨卒盡用。而後彌重也。哀十二年。用田賦。

爾。譏復以田爲率。斂民而賦之也。當是時。季孫以田賦訪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而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能足乎。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蓋是時。孔孟悖入悖出。出爾反爾之戒。世溷濁莫能用。而管子書所稱天生財。有時。民用力有倦。君有欲無窮。度量不立。將無以給其欲。而上下相疾。其言深痛。亦棄而莫之省也。悲夫。至秦舉提封萬里。撮粟尺布。一夫之後。畢專以自予。田租口賦。二十

倍於古。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豪猾放之。耕其田者。見稅十五。蓋悉心志之欲。窮耳目之玩。內興功作。外攘夷狄。頭會箕歛。窮刑峻謫。括閭左之戍。而虐使之。蓋舉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而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共其求也。亡已後矣。漢興。接秦之弊。約法省費。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與天下休息於無爲。大司農卿掌郡國經賦。錢穀金帛諸貨幣之藏。其山川園池市肆末作之征。少府卿領之。諸國家武備繕治造作。諸經鉅費。皆度司農錢。取相給足。令毋過其本。而天子之私奉養勞賜不及焉。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所以別公私。示王路也。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錢百二十。迨六十而除。二十而給繇役。五十六而免。下詔言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及郡。常以十月朝獻。獻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給獻費。其獻者貢也。以口率不從田。以省賦也。當是時。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蕭何治未央宮。頗壯麗。高帝輒怒罵曰。天下洶洶。勞苦方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

度也。而咸都官歲給賦，率不過數十千石。賦從其薄，至於此。景二年，令人出田租之半，三十而稅一。民二十而始傳。傳音附，謂名附籍給徭。文帝即位，益自勉以厚天下。

損食膳，不聽樂，減外繇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繇

傳出苑囿，以業農民。又用鼂錯畫，令人入粟邊，得拜

爵，邊食支五歲，令人入粟郡縣，郡縣支一歲以上，時時

赦，勿收農人租。十一年，賜民田租之半，十三年，除田租稅。丁男三年而一

事，民賦四十。常賦民歲一事，每筭百二十，時天又禮下民多，三歲始一事，筭止四十。

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除關無用

傳，弛山澤之禁，景帝遵業，課農桑，定田租，三十而稅

一。蓋國用富饒，施于武帝之世，貫朽而不可校，粟腐

而不可食也。豈非盛哉！武啓雄心，因用繁費，土木營

繕，征討胡貊，行幸禱祠，通四夷，開道，諸鉅重繁費，皆

並時暴起，至不可供億。於是頗時出少府之藏，以佐

用，而山東被水，菑民饒乏，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

之，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民

於關以西，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衣食皆仰給縣官，使

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行幸所過，亦時時除其民田

租，而縣官大空，非經賦錢粟所能贍，募民得入粟補

官，摧浮淫并兼之徒，更造錢幣以贍用，又不足，而鹽

鐵均輸。算商車船。告緡錢。推酒酤之法。畢起言利之臣。朕且以爲不加賦而用足也。國靡敝極矣。諸具武紀。若貨賄志中。孝昭承海內虛耗之後。霍光秉政。知時務之要。始元元年。令民毋出今年田租。四年。詔毋收口賦。三年前逋更賦未入者。勿收。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時賦歛繁於法律外收民租。今復舊。已令三輔太常郡得菽粟當賦。無責錢。輕徭薄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與之更始。而天下復康。宣本始之元。赦天下租稅勿收。其郡國傷災地震。詔行視。甚者蠲租賦無時。甘露二年。減民筭三十。本百二十減之爲九十。元帝時。御史大夫貢禹

上書言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卽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毀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古不以錢爲幣。專意於農。今人惑於錢。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勿以爲幣。除其租銖。使百姓壹歸於農。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以寬繇役。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之。令代關東卒。乘北邊亭塞。侯望天子。感其意。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其泉宮衛卒。多所施行。故先漢寬大弘簡之政。結於民心。施

及於孝平之世。提封田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賦從田其時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有奇。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有奇。後從丁爲漢世極盛。莽爲苛虐。橫歛苛賦。黎庶思漢先德。並起而磔之。蓋其感也。東漢之初。師旅未解。行十一之稅。無何以屯田而糧儲少充。即詔郡國民田租三十而稅一。又時蠲除。明章和之世。遵前度不改。至桓帝乃稅畝歛錢。而靈帝好蓄私

藏。斂天下田畝十錢。修宮名。修宮錢。每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導行錢。調廣民困。獻少費多。姦吏浚爲殘剥。人受其害。漢遂以亡。晉旣平吳。制戶調。戶丁男課田者。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諸邊郡或三之二。遠者三之一。不課田者。輸義戶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人二十八文。蓋合漢田賦口筭而一之。而時制丁男一人占田七十畝。餘丁男半之。故行也。及晉東渡。百姓從而南者。並謂僑人。散居無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卑濕。無蓋藏。獨諸蠻陬服屬者。令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後軍

將軍應詹言。一夫不耕。人受其饒。而軍興已來。饑餉轉漕。朝廷宗廟百官之費繁。工商雜役。流寓傭奴。不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今不爲開立美利。而望國給人足。何可得也。今江西良田。曠廢日久。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如魏氏故事。初年舉予耕者。二年分稅。三年計賦。則公私濟而倉庾可充。詔從之。咸和中。始度百姓田。取十之一。率畝三升。後罷其制。王公而下。人率輸稅三斛。惟蠲其身後。於賦法益遠。宋仍晉課。而元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無何。武急徵斂。患郡縣遲緩。遣臺使督之。操切苛迫。尺布百錢之逋。徵倍蕪不啻。而民遂殫瘁耗矣。元魏之初。亦用戶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後因人貧富。爲三等九品之制。蓋依田爲賦。太和之治。始一準古班祿之制。賦百官粟帛。而周文帝始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司後主力後之徵令。自十八至六十四。而賦有室受田者。歲爲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非桑土者。布一匹。麻十斤。下中半之。豐年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一。凶札不賦。人自十八至五十九。任於役。豐年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起徒後無過一人。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其家不從役。廢疾非

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後而凶。扎無力。征蓋是時。蘇綽
為法。依於古。然猶以用不足。而稅重。心恨之。居常歎
曰。今所為制。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為
弛之。其子威傷父志。心感之。開皇中。事隋高祖。為納
言。疏請減賦。後甚力。高祖方躬節儉。勤於治。悉從之。
故百姓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其後以江表混一。寬
徭賦。十二年。有司言庫藏充滿。請更置。帝大驚曰。朕
薄賦於人。又經大賞。何得然。對曰。歲用計出。納常相
當。而稍存其贏。出者不多。納者不少。以故饒。帝大悅。
下詔言。既富而後。庶耻可興。寧藏於民。無藏府庫焉。

煬帝承之。窮極奢欲。北事遼碣。西征吐谷渾。三伐高
麗。又巡幸。功作無休息。而天下怨叛以亡。蓋上下損
益之變。於興亡。反掌如此也。唐武德初。用前代戶調
法。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絲三兩。外禁毋得調斂。而
唐世租庸調之端。始於此。已定均田賦稅法。天下戶
男年十八以上。給田百畝。曰一頃。當戶者。加二十畝。
歲輸粟二石。謂之租。隨其土所產。歲輸純綾絹二丈。
絲三兩。非桑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用人
之力。歲定後。二旬。閏加二日。不役。見收其直。絹三尺。
謂之庸。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

六十爲老。鄉百戶爲里。里設正一人。在邑居曰坊正。野居曰村正。立手實法。歲終里坊正各具民生死與地濶狹之數爲鄉帳。上之縣。縣上之州。州上之戶部。又爲計帳。具來歲課後之數以報。度支量戶口資產升降爲九等。定戶以仲年。子午卯酉造籍以季年。辰戌丑未籍成。上計部。而留其貳於州縣。蓋總其賦後之法於租調庸。民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調言據丁土所樹藝而調取之也。庸言人出絹而當後庸直也。有事而加後二十五日者免租。三十日租調俱免。水旱蟲蝗

之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後俱免。租輸入先後。以歛穫早晚。地險易遠近爲差。民同輸者。收先遠。令輸者自槩量。庸調輸以八月。租以九月。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鷹犬。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而天下財賦所入。一歸之左藏。太府以時上其數。而尚書比部。歲會其出入。當是時。天子躬儉約於上。減乘輿服御。放宮女。加意於窮民。又蓄兵以府衛。故兵甚設而不費。設官有定員。故官不濫而易祿。其效至中國又安。而四夷咸賓也。開元初。天子躬儉約。焚珠玉錦

繡爲天下先定庸調絹美不過精惡不至濫幅尺有八寸長四丈江淮輸運苦遠凶年樂輸布絹者聽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徭其五丁免一十丁免二以待養孝者蠲其徭而別籍異居者禁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給蠲符予之蠲符至注免時海內富實粒米狼戾道路列肆皆酒食行千里人不齎寸兵於是天子心驕於逸樂而用臚於奢侈錢穀之臣楊慎矜宇文融王鉷等爭朘削結主恩矣當是時租庸調歲額外進錢百億萬緡貯瓊林大盈庫供天子燕私比兩京陷而諸所蓄儲適遺大盜積肅宗即位至籍江淮富商貲以給費吳鹽蜀麻揚銅冶皆有稅鬻官勲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而猶不給也大曆中詔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以爲百官給又有地頭錢畝二十復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而徵通號青苗錢後增乃至倍寶應中租庸使元載言江淮雖經荒亂視諸道終爲富饒乃籍八年租調之連負者畢徵而擇豪敢吏爲縣令均之民不問連負有無獨察民有粟帛者籍所有中分之法嚴刑峻民莖穀十斛而上輒重足立盜賊大起其時理人吏獨元結爲弘寬當是時回紇助師收兩京歲送馬十萬

酬縷帛百餘萬。後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師。資糧百五十餘萬。諸鎮擅地。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獨畱意浮屠言。焚幣玉。度支廩賜僧巫。歲以鉅萬計。其蕃夷貢獻使未遣。若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歲數千百人。蓋財廩竭矣。先是第五琦爲度支。厭豪將請假。白以左藏公賦錢歸內府。大盈庫而宦官恣蠶食其中。二十年。德宗卽位。相楊炎爲上言。財賦國家大本。生民之命。前世多宰相掌其柄。猶或乃耗亂。今獨委中人。大臣不得知其出入。於耗蠹何量。請出歸有司。帝卽日詔財賦歸左藏。先是租庸調法。以戶田丁產爲宗。及天下兵起。版籍燬散。而戶部按空文責租庸所在科征。名目橫出。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行人多丁者。爲宦學釋老。以免責。而下戶殘瘁。率逃徙爲浮人。土著益寡。炎疾之。更兩稅法。以一其制。先度國家百後萬用。上供留州之數。而賦於人。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富貧爲差。行商所至。稅三十之一。度行稅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以夏秋兩徵之。夏稅毋得過六月。秋稅毋得過十一月。鰥寡惇獨。不自給者免。天下之民。不土著而地斷。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諸租庸調雜。

徭名目畢省而皆總於兩稅。法簡易歸一。民稍獲其便。會朱滔王武俊田悅以兩河叛。而用益不給。於是借富商錢。增兩稅錢。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錢。緡稅二千。竹木茶漆。十稅一。趙贇復請稅屋間架。筭商除陌。而民益愁怨。思亂。於是涇原兵反而天子出居奉天。其後奉天之圍解。諸道貢獻之物稍集。帝困圍城中。又苦財不給。重積財。於行宮廡榜瓊林大盈庫。爲內藏。學士贇見之大驚。乃上言。天子與天同德。當以四海爲家。不當效匹夫之藏。以歛謗速怨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必傷相枕。而小人畢命。

同力。竟夷大難。良由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其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其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謹讜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旣與之同憂。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庫貨賄。盡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時帝方倚信贇。亟去其榜。其後天子益憂乏財。謂相李泌言。往歲諸道貢獻錢五十萬緡。今僅三十萬緡。用

不足奈何。泌欲廣帝意。閉其邪。即對曰。古天子不求私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他宣索。必有須。獨降勅折稅。毋使姦吏得因緣爲奸。帝從之。乃後數有宣索勅。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已。方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於兩稅。於爲賦已重。尋以軍興。貫加征二百。勅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初定稅時。計緡錢爲算。而納稅配緡。緡計錢爲估。緡一疋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緡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百。

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初定稅時。勅兩稅外加歛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畢復賦諸民。歛陽避微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入。而麤給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曆之數復倍。帝畋於新店。入百姓趙光奇家。問樂乎。對曰。不樂。帝曰。今歲頗稔而不樂。何也。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外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倍於稅。始云和糴。今強取。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納道次。今致京西行營。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帝太息久之。

復其家。狀誅求克國用如故。不能有改也。當是時。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而州縣各招浮蕩。析實戶。張虛數以徼譽。諸歛徒闕稅者。配抑於土著。而土著益困。帝以問相。贊相贊疏諸弊事以告。且言凡欲拯其積弊。必先窮其弊原。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可行。利害非相懸。寧當苟變。故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兩稅之法。但務取財。豈云恤隱。立意既爽。彌綸又疎。亟繚焚絲。重傷言地方之生。數。人力之成物。

有大限。生物之豐。敗繇天。用物之多。寡繇人。是以\\聖人立法。聞量入以爲出矣。未聞量出以爲入也。用不節。則雖盈必竭。用能節。則雖虛必盈。又言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以定其居。而固其志。務於重遷。以爲理也。頃者軍興。典制廢弛。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誘致姦。眚。舍彼適此者。謂新收而獲宥。倏往忽來者。以復業而見優。惟懷土安居。則厚歛虐使。是驅之轉徙。教以澆訛。故當今之要。惟

在厚人而薄財。損上而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小損者。所以成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疏既上。而裴延齡言利事得幸。為姦欺罔上。帝嬖之。欲倚以為相。廢贄不用。諸所言無施行者。當是時。分天下兩稅為三等。曰上供。曰送使。曰畱州。而方鎮藉上供送使之名。取民無限度。相裴垍請諸道節度觀察所在畱州送使錢。一以公估準物貨。其捨公估計私直。規以自潤者。禁。使府有調費。但取諸所治州。不足。乃於所屬州取之。而送使之費頓減。相吉甫撰元和國計錄上之。總天下方鎮。除鳳翔等

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東西八道。四十九州。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中。稅戶減四之三。而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比天寶增三之一。大率二戶而供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者。不與。蓋國計廩廩不給。而猶以為未足也。其後皇甫鎛王遂。李翀之徒。以刻剝能聚斂。得寵用。而諸道貢獻度支。鹽鐵。若助軍平賊之費。益不勝繁弊焉。大都唐自天寶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不息者數世。而用難為節。加以驕君庸臣。便一時之利。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已。聚斂之臣。用逢君欲橫斂。蓋愈煩愈

弊而至於亡。宋興歲賦之則約有五。一曰公田之賦。謂官田屯田營田。賦民耕而租之者也。二曰民田之賦。民所自占田輸賦粟者也。三曰城郭之賦。謂宅稅地稅。四曰雜變之賦。謂牛革蠶桑食鹽。隨地產而折輸之以賦也。五曰丁口之賦。計丁率爲賦。諸皆輸之府州縣有常處。而移此輸彼。移近輸遠。移有餘補不足。曰支移。諸歲入有常物。而國所須用。計其直相抵。令轉折以代匱。曰折變。州郡催理賦稅。及九分以上。版曹置勿問。令得操其贏爲民補助。曰破分。自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務去民疾苦。諸無名苛細之

歛畢革。尺縑斗粟。無所增於舊。遇水旱。徃後即蠲除。倚閣無虛歲。倚閣者。凶歲閣不征。需後後復遇凶歲。輒蠲之。其賦入有二十而稅一者。有十五而稅一者。五代時命吏歲檢視。見墾田定租。吏緣爲姦。稅不適。而民困。太祖詔許民闢田墾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所佃爲額。懲五代重歛之弊。選官蒞京畿倉。及諸諸道受租調。有培克爲增羨者。輒抵罪。甚者棄市。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贍。取於民無限度。至是轉運闕命。大臣權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已諸州立糧科院。設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俱有額矣。已

詔受租籍。除分毫合龠銖釐絲忽之算。錢成文。粟成升。絲成兩。金銀成錢。紬不滿半匹。絹不滿一匹。計丈尺輸直。無得三五戶聚合成匹。爲碎煩。縣歲各造稅籍。具所蒞戶口。夏稅秋苗。畝分桑功。及科物。爲帳二。送州覆校。用州印鈐識之。一藏州。一給付縣令佐行收受。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畢輸。錄事參軍按視形勢。戶別立籍。畢限前輸。通判專督掌之。其起納視諸道收穫。爲早晚。方是時。吳蜀江南荆湖兩粵諸僭國。旣平定。諸方儲積物。克於內庫。而天子恭儉簡易。約已以裕人。歲府州縣上供不時入。守藏吏以爲言。帝弘寬多弛。以予民。不察察也。雍熙初。詔諸路民丁錢。其未成丁。若年老廢疾者。皆免。景德中。廣南西路轉運使言。廣橫賓向諸州民墾田未輸賦者。請檢括定租。帝曰。遠方民宜省徭賦。寬假之。奈何困之乎。亟命停罷。先是縣吏以增戶口升等加俸。吏有析主戶爲客戶。登籍冒賞者。詔禁切之。時累朝相承。以恤民厚下爲先務。又禁網罟闕。天下生齒尚寡。養兵未甚繁。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之遺。內無得已不已之後。民安閭里。不爲巧僞。故上下給足。宇內惟洽。其後承平久。而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

員益衆佛老夷狄益耗蠹爲中國害縣官之費數倍於異時而百姓以久平縱於侈而上下困於財矣天聖初命有司取景德中歲用較今出入而省其不急者於是祥符齋醮宴賜諸宮觀之奉咸省仁宗又清心省事以幸天下方嚮治而元昊暴發邊久無備廣募兵以應卒而調繁三司使賈昌朝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度僅充今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一在冗食今畜儲枵然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民儻有水旱盜賊之急計將安出乞下有司議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婦郊祠賜予之半而皇

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給以助興惟帝亦罷左藏庫月錢以佐費公卿近臣亦各請減郊祠所賜銀絹急國而猶廩廩也及西事解三司使王堯臣言臣謹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乘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蓋增以再倍而元昊稱臣西事幸解宜亟汰省而調用無所減將國力日屈於是下詔責邊臣及轉運司趣條議蠲除及徙屯兵還內地汰其老弱若并舊官屬事矣然所減無幾加以宗子蕃衍充冗宮邸官吏冗積溢於位而財賦益不贍當是時議者多吏因緣爲姦請除其名直括爲一則下之使民聽不惑三司使程琳曰合而沒其名直一時便耳後有

興利之臣必且出其日復下之民何自知哉是重困之也惟明所科率者以示民不惑利之大者也神宗卽位垂意於養民厚下節愛之政思積弊欲更新之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闌檻羶帝不許曰諸閣闌檻故弊用覆之何爲儀鸞司缺羶請命河東料毛造之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同糞壤不取而欲遠取勤民爲乎每太息古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爲病民也會王安石指於帝合帝倚信爲相於是別建制置三司條例司奪三司使權獨異時賦稅常貢之入歸三司而銳意於農田水利市場均輸青苗免役之法張官遣使經度之利孔百出不專於租賦以爲富

強可立效狀所創法主富國而無統天下騷狀當是時吏員猥多州郡有待闕官月料之費置宮觀差遣處異議有宮觀官俸給之費宗子屬益疎補外有宗子口券之費而熙河岷洮西夏南交之師後駢起費又以鉅億計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而國以遂憊矣蓋其時謀國者惡異喜同輕而易變訾新法爭後法謹狀卽尋常間失得以相較而不皆適於本於是安石意愈激持益力而行愈諄拂不孫於理也規後法可槩矣它具帝紀若貨賄志中宋後法因前代以循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賦以者

長公聽察。以弓手壯丁司追胥。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給官使令。各以鄉戶等第人差充。後隨時視其戶差次而升降之。太平興國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言諸州戶供官役無等。請定爲九等著籍。上四等輸以次任役。餘五等免。詔從之。惟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庫藏輦官物。有折耗賠償。往往用破家。又時平姦生命官形勢之家。占田無限制。皆得復衙前里正戶長之役。而齊民獨困急於繇。乃僞爲券。售田勢家。稱庄佃以避役。民益困不營生。自弛。即多樹桑一株。畜牛一頭。餘二歲糧數疋帛。輒見指目爲殷實。推當衙前。蓋

困弊甚矣。熙寧中。州郡有衙前。越千里輸內庫金七錢者。吏恣留難。至踰年不得還。神宗庶得大傷之議。變法。於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古者歛民賦以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人以爲用。漢世宰相之子。狀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力均。今鄉戶憚差役之苦。不盡出於南畝。而有司又緣差役侵渙之。一夫爲役。舉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總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貲產高下。以差次出錢。顧充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未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

取足用顧直。而頗寬其數。增一二分。爲水旱缺乏備。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顧役。而民輸錢訖。即弛狀退。自力於爲生。而衙司縣吏誅求巧舞之奸。一無所得施。便爲著令。而罷遣衙前。時開封府縣十百人。各自欣幸。如更生。散去。其後州縣希提舉司旨。廣敷民錢爲免役。又省役額。損役直。增科率。爲寬剩錢。而民始告病。又官自顧募。則官病。招顧無上戶。顛跌得市姦。即帑藏綱運多失陷。官又病。又其時青苗市易均輸兵興費並起。畢賦民。民艱得錢。吏急暴徵。則最病。此兼其時其人之病而有之。不獨法病也。元

祐初。僕射光

司馬

條免役五害曰。舊上戶更互充役。備

賠償。而得番休。今歲使出錢。是休息未無期也。害一。

下戶及單丁女戶舊無役。今例使出錢。役及孤貧。害

二。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淫浪子。無顧憚自恣。爲

姦欺。害三。力者民生所有。錢者縣官所鑄。非民所得

爲者也。故農出錢難。今責出錢。歲豐則賤糶其穀。歲

凶。則賣莊田牛具以償官。害四。又提舉司。以積寬剩

錢爲功。而多歛役錢。民不安其生。害五也。今莫若敕

守令。按戶籍定差。其不願役。願擇可任以代者聽。惟

衙前之役重難任。誠嚴奪司毋科率。而於雜色錢中。

少損以助之。後可使平也。乞下監司守令議可否。縣五日具措畫上州。州一月上轉運使。轉運使以聞。而隨州路爲之制。畫一下。於是畢復差。民知不復責輸錢。又咸自驩幸。狀差法久廢。版籍漫滅。重輕無準。異時役鉅大難任者。雖稍弛。亦不免科繇。民又各籍籍歎不輸錢之爲害也。此其利害。固亦略相當矣。成周有政。後鄉遂有司。各帥其民。徒車輦。以時至。聽徵於司徒。事遼闊。未論。朝廷誠靜重慎。事獨精擇。牧令如古漢循吏之倫。爲收守。而又任之。其顧民而予之直也。如家有傭作。其差民而賦之役也。如子趨父事。何

適不可。而何必創法更令。紛紛爾爲也。且夫上之於下也。如元首之與四肢。一體而成者也。分無可逃。勢何得解。得其人而司牧之。如六馬之在御。非其人而督騷之。如置禽於閑。罔而獵之也。患民役於官。而吏侵渙之。青苗保馬保甲諸法。民何以自免於官。患民苦於錢。而差役之爲便也。田賦諸雜。變賦庸。非賦於民乎。得其道則交利。失其道則交病。熙寧於青苗保甲保馬以賦於民爲是。而差役則非之。元祐於差役以賦民爲得。而保甲馬則罷之。亦偏指不參矣。先是韓魏公琦知并州。言州縣生民之苦。惟里正衙前之役甚痛。孀母爲之改嫁。親族爲之分居。甚乃有非命求死

以就單丁、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此其弊生於不均。如縣有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十五戶，計貲為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僅五戶，計貲為錢五十萬。鄉番休遞後，則甲鄉十五年而一周，乙鄉五年而一周。闕鄉休息有餘，狹鄉敗亡相繼。此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請命轉運使以州軍見後人數為額，而令令佐視五等簿通其縣計之，以產力差次應後便。至和中，知制誥韓絳蔡襄以為言，詔絳襄與三司參定第其後輕重等差。凡差鄉戶衙前視物產多寡置籍，分五則當之，而民稍休息。蓋後法議始此。熙寧變後法，取後錢計物力為高下輸錢，而人戶著籍多巧避失實，令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眾稽貧富為升降，而嚴故為高下之科，乃定庸錢備官雇，民不復有與，則衙司縣吏無所施其誅求巧舞之奸。請先白一兩州為始行之，既便安，乃令諸州軍倣以行。詔曰：可。於是乃下令罷差，而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策不受，突王安石私第訴之。安石不受，訴之御史臺，臺不受，散去。帝頗聞其事，而御史楊繪亦言酸棗縣升戶等失實，乃兩手敕問之。安石言：外官扇搖後法者，謂輸錢多，錢必贏，羣訴宜可免。苟受其訴，則聚眾僥倖。

者肆矣。帝乃盡用其言，頒其法於天下。監察御史劉摯條上其十害，言：民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後，類皆數而重，中下戶之後，率常簡而輕。今槩視物力，以差次出錢，於上戶誠幸，而下戶苦之矣。夫歲有豐凶，而後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後人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知自重也。今既招顧，恐正得浮浪姦詭之人，則帑庾綱運及諸場務，不惟不能典幹，恐不勝其失陷，而冒法者必眾矣。至弓手者，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蟻擾，其坊郭十等戶，郡縣科率緩急賴之，難使之更助役錢，乞詳究條目。徐審利害而行之。楊繪亦言其五害，帝以謂安石、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寧當規規恤淺近之人浮議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東明令賈蕃不能禁，遇民遮訴者，摺他事劾之。詔逮鞫，繪摯疏極言之，以為更後法以便民，民苟以為不便也，安可禁。今以威脅令佐使，民不得赴愬，是壅川也。於是會布撫繪摯所言條辨之，曰：畿內上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後，所輸錢比舊受役之費，減十之五。其中舊充弓手承符里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助。

之費、減十之七、下等人戶、則盡除前冗役、而專充壯
丁、且不輸一錢、費減十八九矣、言者謂優上戶、而虐
下戶、則聚斂之患生、此臣所未喻也、州縣之後、無不
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倉庫綱
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顧人為之、亦已久矣、言
者謂衙前募人、則失陷官物、耆長募人、則盜賊難止、
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斗斛、皆從民便、
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直謂使之輸錢、錢非民有、
絲綿粟麥、必至賤估、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皆出
百姓、凶荒饑饉、未嘗罷免、今後錢頗欲稍有餘羨、正
以為凶歲蠲減之備、而言者以謂非如稅賦、有倚閣
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之類、亦嘗有
倚閣減放否也、賈蕃為令、不受民訴、使誼譁于京師、
意必有謂誠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况其他不
職狀甚衆、趙子幾不得不問、而御史乃欲舍蕃而治
子幾、是不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宜莫如蕃與御
史也、於是下其疏問狀、而繪摯辨愈力、出繪知鄭州
貶摯監衡鹽倉、時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後錢、利路轉
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
十萬足矣、議不合、各為奏上、帝以利路後常歲緡錢

九萬餘、而李瑜定後錢、大過其率、提點形獄周約亦
占名無異辭、下詔切責、而擢侁為副使、初帝知民間
苦差役、而衙前特甚、免役均敷、顧直雖不能不取於
民、而民得一意田畝、實鮮前日困弊、故羣議雜起、意
不以為狀、而州縣希提舉司風旨、廣敷民錢、省後額
損顧直、增添科率、以為寬剩、故顧役不加多、而歲入
比前廣幾數倍、天下皆謂朝廷獨設法為聚斂、疑怨
矣、元祐初、司馬光主復差、中書舍人范百祿曰、熙寧
免役法行、百祿為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
皆欣幸、後有司務求羨餘、為刻削、民始以出錢為病、
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不從、而知制誥
蘇轍言、差役復行、當議者五事、畧言舊差鄉戶為衙
前、破敗人家、甚於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
前之害、而反以為苦者、出役錢難耳、向使用官賣坊
場課入、顧衙前自足、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為利
較狀、初疑衙前多浮蕩、投顧不如鄉差、稅戶之可托
狀行之十餘年、投顧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嚮差
衙前之害、其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出
役錢、而科配咸免、便但敷錢太重、今但酌後錢、減定
中數、用坊場錢、與支顧衙前召募、及非泛綱運、無為

用差且言卽用差第當以見在後人數定額熙寧未
 減定前數實冗不可用詔下看詳後法所詳定光以
 為差後始行續命顧募號令不一遂條始奏文上之
 畢主差元祐三年翰林學士蘇軾言改差法上戶之
 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顧後時戶歲出錢極不過
 三四千而今一後一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
 年則是八年之中昔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
 十餘千也乞下有司按昔日顧後歲出錢之數較以
 今差後歲費之數更以幾年一後較之則利害較狀
 况農民在官百端蠶食比之募人苦樂十倍其五路
 百姓朴拙者則患苦彌甚矣御史中丞李常言初差
 法詔下民更不輸錢雖呼相慶行之既久而始覺不
 輸錢之為害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
 戶多者僅得番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事上戶極等
 歲有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為巧手顧人代後
 歲不過用錢三四十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二三千
 而今所顧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十千則差法徒能
 優便上戶而三等四等之戶獨困也望詔一二練事
 臣僚與賦臣取差顧二法使百姓者而詳擇其中右
 正言劉安世以責民出錢為非守初議遂刻為懷

害政及蔡京用事盡復熙寧法行之於是侍御史董
 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行差法祥
 符一縣數日間差至一千一百人今盡主顧為徇私
 京抗章辨詔敦逸具折而自是法益峻深為民病矣

蘇學士軾有言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
 計有不終日之計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
 有三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水旱凶荒民
 無菜色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盜賊夷狄
 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其次則一歲之人僅足
 支一歲之出天下之產裁足供天下之用平居雖不
 至於虐取橫歛而有急無以應故其國可靜而不可
 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一時之計也其下則量出以為

入。用不給而取之益奢。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
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將何以待之。於風切至矣。
初神宗留意於節儉。深味乎漢文帝爲天下守財語。
而慕誦之也。相安石諍以爲人主能以堯舜之政。澤
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奉乘輿。不爲過。守財之言
非是。朕節儉自美德。此其意固襲孟子治於人者食
人食。人者治於人之義。而以其意氣發之。而不知堯
舜者。雖位極崇高。澤被天下。乃其心兢兢於施未博。
濟未衆。以爲病。而無敢於康樂。自從爲也。必苟藉以
自快。亦爲無忌顧矣。自是邪臣祖述。以周禮。惟王不

會之說。逢上於侈靡。又倡豐■稼大之言。以膏之。諸
凡土木營造。必欲度前聞而侈後觀。於是置應奉司。
置御前生活所。置營繕所。置蘇公造作局。若御前人
船所。具以竒侈蕩上意。而東南歲運花石綱。至一木
一石。費三十萬緡。自安石志強兵。聽王韶議開洮河。
西師起而國苦軍興。其後章惇築鄯湟等州。蔡京招
納青唐。用大師者再。僅克之。費以億萬計。而湟州戍
卒。歲費錢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最後有燕山之後。
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月費米三十萬石。錢百萬緡。
自元豐改官制。百官府供給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

平間。賦祿優甚。其後京相白增供給食料等錢。戶侍郎許幾請裁浮費。聽宰執辭所增奉。京與其黨宣言。減奉非治世事。幾奪職。是時節度使至八十餘。負留後觀察及遙郡刺史。至數千。負增置禮制明堂會要圖志之類。各兼局官。職秩繁委。廩給無度。而吏祿泛冒。於是熙寧諸所行法。畢用而浚削益深。青苗未散而已歛。方田山稅等。具名田賦。支移之。令民實所占地產。而輸錢已反覆紐折。至數倍於初。而用猶不給也。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擢戶侍郎。於是糴本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戶尚書曾

孝廣請六路上供米。竝依東南雜運直抵京。免侵盜乞貸之弊。於是詔六路至湖南北。無遠遠。各以其歲額米直運抵京師。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歉不代發。而立法峻甚。船損壞修整不得踰時。公私收受邀求百出。又鹽法壞。回舟無所載。舟人逃散而漕艱。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卽後者。令輸免夫錢。元祐中。呂大防主回河之議。而後大煩費。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魚池埽。後又煩。始令河北民盡輸錢。已用王黼議。大兵後。非假諸路民力。安克濟。毋獨苦北河。於是詔天下竝輸免夫錢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三

十千。凡千七百餘萬緡。內侍楊戩主後苑。爲帝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置務掌之。租其入可數萬。以佐費。乃置稻田務。已行於府畿。名公田務。其後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大河。方諸民田。步畝稍溢於初券者。輒名公田。令輸公田錢。而山東河朔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八焉。所括田至二萬四千餘頃。皆內侍主之。隸應奉局。督責峻嚴。部使者至。自督御前租課。民輸公田錢外。卽正稅倚閣。不復能畢輸矣。已勅增鎮柵以牟稅利。天下市場務官。賣石炭增至二十餘場。廣進御前茶利。諸貿易名物瑣碎。至不可盡記也。

及亂作。尚書左丞宇文粹中上書言。近歲南伐蠻獠。北贍幽燕。關陝綿茂。諸邊之事日起。而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歛之歲入有限。而諸支費皆盡取於民。故陝右河東富人上戶。畢棄產而入川蜀湖海。河北冠帶衣被天下。而蠶織休廢。諸路取辦目前。不顧其後。穀麥未登。已聞餓殍。歲賦已納。復理欠逋。置應奉而求珍竒。民積逋賦錢。一路至數十萬。臣計祖宗時。歲上供止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攤錢。僅百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有餘。近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督辦科額。

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視上額幾倍。而猶不給於用也。非痛裁省。雖有智者。其何以善後。蓋是時。天下財賦所入。分御前。若朝廷。及戶部爲三。其措置。哀歛與支用。各不相知。故上溢下漏。而民以重困。迨哀痛詔下。諸應奉司局。非泛科額。並罷。自宮禁所須。逮吏卒廩餼。皆以度式付有司。而上耗下竭。國無可復爲矣。宋南高宗在河朔。親見民疾苦。又經難阨久。慮民隱稍深。嚴守令。遣詔科率之禁。下詔言。朕惟國家養兵之費。取吾民甚苦。吏緣軍須。掊歛無藝。曾莫之恤。朕甚悼焉。監司守朕所寄。以惠養元元者也。而漫不加

省。民將何賴。其察所屬爲侵漁者。按劾聞。統制張俊乞蠲賜田及所置私產租。帝許之。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哀閔元元。俾士大夫及勲戚之家。敷稅與編戶等。誠欲寬民力。厚下也。令俊得免。卽當均其稅於齊氓。是使民爲俊代輸也。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陳乞。將何以拒之。帝以示俊曰。朕固不惜。第公議不可違耳。其後秦檜用而貪猾狼賊。密諭諸路。暗增民稅十七八。爲上言。國家經費。惟仰二稅。乞禁諸路請蠲免者。於是命其黨曹泳。責荆南已蠲口賦二十萬緡甚急。而言者阿意言流民已

復可檢括使增賦。民以重困。右承議郎魯冲上書言。臣前任宜興。以一縣計漕。合收窠名目。有丁鹽坊場課利地租絲租紵錢等。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至其支發。有大軍糴本造船軍器物料。若上供等錢。及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不啻三萬四千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俸。及官兵經行批券請給。與州郡非泛督索。曾無虛日。是使爲令者。惴惴惟征歛是急。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也。今銓曹有縣令二百餘闕。無願補者。正緣畏財賦督迫。被罪而避之。願加意節儉。而飭監司守經制。其中。孝宗

受禪。歲蠲積逋。以蘇疲民。秘書監楊萬里言。民輸粟於官。謂之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二斛矣。輸帛於官。謂之歲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免後法。畝稅一錢。今額歲增無紀極矣。旣一倍其粟。又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民將何堪。况月椿版帳。又幾倍於祖宗之舊者乎。陛下欲安國家。當自厚下。始欲厚下。當自薄賦歛始。欲薄賦歛。當自節用始。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裕。國裕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使富。民富而後

邦可使寧也。又臣僚言陛下登大寶而來。蠲賦之詔數下。而吏胥攬戶。輒已先期督小民畢輸。及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也。是以寬恤之詔雖頒。而愁歎之聲如故。竊觀漢史。恤民之詔多。以減民明年田租爲文。意豈慮是乎。今宜倣漢故事。先期示使民沾隱恤實惠。監察御史陳永魯言。今常賦爲額已重。近乃預借一歲。至再三歲。甚且至五六歲。以百口之家計之。雖罄永業。狀且不給。將流亡隨之。此公私俱困之道也。今宜併省州郡。俾縣令得專達。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京朝官爲令之典。重其權。

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激其氣。狀後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庶可裁其橫歛。而民瘼有瘳也。時不能用。繇此觀之。賦出於田。賦重而田荒。後出於力。後繁而力竭。國依於民。民敝而國危。民殘而國亡。自生民以來。莫之能易也。建炎初。天子知民苦後法。諸講究其利病。特詳罷顧後。復免後法。纖悉畢具。狀非久輒弊。後後錢并寬。剝錢畢白輸。而苦後如故。又豪有力者。各私以賂自免。而役愈不均。乾道中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之後。長短相覆。無慮費三十萬。乃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後之

差次於籍。衆割田公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後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畢會。挈豕醜酒。舊里正以授新里正。成禮退。而後以大平名之。曰義後。約初成。上其書於府。頗爲有司所持。灌任以爲必可行也。行之。後三十年。後之訟不抵於有司。俗大歡洽。郡守呂芾上其事。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葉侍郎適時爲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自是所在推行。而御史謝諤言當從民便。不願者。行差後如故。便。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覈天下之丁甲。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歲

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

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後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戶。各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於百一

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於百十戶內。遴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圍局造冊。科歛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

其土官邊遠里甲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於所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省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違誤檢暴蠹滷。蓋慎重至矣。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軍有較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厨役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業爲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壻。乞養子歸宗。另

變者聽異籍。唯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其土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入官田。皆謂官田。蓋倣近世公田。官田唯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沒再沒。至三四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僅折銀貳錢伍分。寬之。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蓋倣昔日分田。民田準。民田則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爲差。租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以植桑者農。而蠶事以夏登而名。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以穀至秋始成。而折色以米直爲斷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

二月。府州縣具如期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後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後後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襍泛後。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志。迨五十不改節者。旌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後。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稅所

八各以其地產為共。北直隸夏秋二稅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絹四萬

五千一百三十五疋綿花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

○南直隸夏秋二稅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

十四石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萬八千四

百五十二疋麻布二千七百七疋鈔八千七百七十

錠馬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浙江夏秋

二稅共米麥二百五十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九石絲綿共

二百七十萬四千二百七十兩絹三千五百七十四

疋鈔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三錠馬草八十七萬四千

四百九十一包○江西夏稅米麥八萬八千五百九

石五升八合三勺秋糧官民米二百五十二萬八千

三百五十五石八斗二升絲八千二百三兩絹一萬

一千五百一十六疋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鈔九千

九百七十九錠○湖廣夏秋二稅共米麥豆芝麻二

百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九石絹二萬七千九百

七十七疋布七百五十疋鈔一百七十五貫○山東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

石絲二千一百一十一斤絹五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綿花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馬草三百八十一萬

四千二百九十束○山西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二

十七萬四千二十二石絲五千斤絹四千七百七十

七疋馬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陝西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七十七

石絲三百六斤絹九千二百一十八疋綿花一萬七千

二百七十二疋布五十八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匹京運

年例并鹽課銀共四十六萬四千五百二十三兩有

零草一千八百四十三萬六千七百餘束○河南夏

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七石

內除起運外止該存雷麥米并棗子棗株米共八十

六萬八千八百六石有零每歲祿米該用粟麥一百

四萬六千二百有零除王府并合省文武官吏師

生旗較官軍俸糧六十九萬三千餘石不計外絲三

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絹九千九百五十九疋

綿花三百四十二疋馬草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七百

五十四束○四川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二十萬六

千六百六十石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綿花七萬二

千八百五十一疋○福建夏秋二稅共米麥八十八

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石絲綿一百九十四兩絹六百

...

...

...

...

正寧六十五萬七千七百七十九錠。○廣東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石。廣東鹽課提舉司海北鹽課提舉司共本折色鹽價并引價銀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兩。○廣西夏秋二稅共米麥四十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九石。鈔一百四錠。○雲南夏秋二稅共米麥一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石。鹽課提舉司黑白等鹽并額辦本折色小引鹽五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引。○貴州夏秋二稅共米麥一十四萬八千九百四十八石。有零。洞蜜麻布二百五十九條。有零。課程稅鈔一十三萬六千四百十六貫四千三百八十八文。稅銀三百二十九兩九錢三分三釐九毫。○遼東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歲辦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始

高皇帝躬親民所疾苦。旣在位。施大德。加惻怛於天民。大誥天下。言浙西府州縣官徵收害民之姦。甚於虎也。秋糧一石。輒折鈔二貫。復巧立名色。有水脚車脚

口食錢。有庫子人役辨驗錢。有蒲篋竹葦沿江賽神錢。何多名上溢也。實始峻賦吏之誅。已念賦稅重關國大計。謂旣富方穀。掄殷實戶。糧多丁衆者爲糧長。督其鄉賦稅。多者萬石。少乃數千石。部輸之。歲七月。委官領糧長詣京關勘合。

上親臨諭。以所爲重民恤賦之意。略以爲糧長之設。本便於有司。便於細民。如縣有糧十萬。設糧長十人。正副二十人。勤勞辦足。而有司不過議差部糧官。赴所在將輸甚易。不勞細民。得就鄉聚自井合斗勺而上。赴糧長收受無所苦。府州縣吏業不得畱難。便亦甚。

矣。乃不才有司。奸頑作弊。爲侵苛愚民。謗言猶曰。受害。此何以稱焉。往糧長中。有貪婪無厭。將所合納二稅。令衆戶包納。倚公挾勢。恣逼督。而細民從之。亦有心懷仁恕。不倚公挾勢。不令民包納者。而民或欺玩。嗚呼。惟天監在上哉。國家府州縣。設社稷壇壝。春祈秋報。凡爲民祈福也。今民有百千萬畝田。往往交結有司。隱稅匿差。不知百千萬畝之田。皆天覆地合。風雨露雷。以長養其五穀者也。家食其利。而灑派詭寄。及買田。不過糧。移換坵段。靠偵細民。細民艱辛。此獨何心。爾糧長居恒。會諸人諭令改正。若各處田荒不治。奏爲分豁。嗚呼。有司官吏。其有倚二稅爲奸。麥方弔旗而徵夏稅。穀方秧節而催秋糧。窘民於青黃不接之候。頻加箠楚。得賄緩矣。及期至輸倉。又留難苦之。嗚呼。不才害民。有若是耶。天災人禍。死無日矣。蓋諄懇慎重如此。當是時。

上定鼎金陵。賦江以南粟輸。京漕便利。無允淮之運。而疏土封諸子。爲王僅十國。於賦祿易供。而民諸染勝國舊習。及豪猾吏。用重典誅鋤之。沒其貲。用代民更賦。又時時免賦。或全蠲不征。休燠之。糧長部運至。往往得。召見。面命。亦往往以語合。意見擢用。

故其時糧長各慮顧自重。輸將時至。又耳目視聽一新。國元氣肇復而民淳。收子戶稅。鮮所朘削。上利而下安。其後徙都北平。漕江以南粟四百萬石輸京。師食百官京衛軍。而淮為重鎮。漕粟淮給淮軍。而宗室分封。日蕃衍無限制。於是本色起漕米。有京倉。有通州倉。京倉十八。通倉十二。折本色米輸銀於

京或內帑。或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

太倉十一。內帑十九。

司徒郎曾璵曰。解京百兩。耗銀五兩。以百萬計之。耗銀五萬戶。

如親送。則耗銀全作正支。內庫收受。分文不可待復稽矣。諸親王府祿米。各將軍

府有將米。而各省都布按三司。若府州縣官吏俸。及

學官弟子負膳。畢其賦。其中諸所為糧。則既甚多。不
等。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又歲各不同。吏
緣為奸。高下任心。莫可致詰。而殷實戶為糧長者。永
充無易。力能為細民重輕。得陽浮科歛之。於是有徵
收糧既訖。不起運。輾轉為貿易。至起家累鉅萬。而蕩
者。將國稅為淫浪。事覺至買田宅。質妻子。累親戚賠
償。而墮身滅世也。於是都御史韓雍撫江西。疏請糧
長除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里甲為差次。從公僉
充。諸糧日視部所下京厥派單。若諸當輸納者。釐十
則如日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并斗。無不均一。故頭

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圖陸兩半圖半之。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筭者。皆曉狀於賦。後派納之目。卽宿姦巨猾莫之能欺。天下倣行。是以數十年。江西民間尊奉韓都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而鄉邑寧謐。誦言之至今也。後參政宋訥。稍有更易。創一切煩碎密嚴之法。隨造隨改。適獨爲大猾資。而糧長與小民俱病。於是復申韓公所爲例。而後行。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實當江以南府州縣之半。元末張士誠據吳中。抗王師者十餘年。

上憤其久不下。民困於苛暴。而更爲守死無爲也。籍諸諸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家租入私簿。爲稅額徵。意獨以示懲。後三年而蘇逋稅。至三十餘萬。計部奏上。

上惻狀蠲之。十三年命稍減其額。

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

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定三斗五升。餘如舊。

而正統初。從巡撫工侍郎

周忱請。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

畝四斗一升以上。定減額二斗

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定減額二斗。其

斗一升以上。至二斗。定減額一斗。而蘇賦乃平。當是

時蘇州逋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松亦狀。忱以大。臣交薦。超擢至。閱籍大賦。召父老問故。與知府况鍾。曲筭。疏減者八十餘萬有奇。乃貽書戶部言治民之。

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上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桑重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剔蘇松弊孔凡七端以告一大戶苞蔭言豪有力者役屬小民而庇之不更其糧差二豪匠聚兩京者肩合逃民隱蔽之爲戶三船居浮蕩四軍囚牽引五屯營隱占六隣境蔽匿七僧道招誘請立法檢制而大患在勢豪於是創爲平米法宮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而請工部鑄鐵斛爲式下之民令縣於水次立倉團收曰便民倉徵焉米畢輸立支撥簿以轉運灌輸初年王米一石收加耗米七斗

以待撥比運期酌所兌遠近爲支撥京通倉遠運率正一石而支三爲舟楫剝淺諸費其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簿以填出銷入其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減加耗爲六斗又次年益多減耗爲五斗最後令縣各立倉貯羨餘米曰濟農倉而三府歲運米百萬石貯南京倉會制下平糴之令而濟農倉之粟大裕於是凡運輸風飄盜奪者以國服轉假俟秋成抵斗還諸民夫修圩岸開濬河湖者得計口給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士民之賢者掌濟農之籍而司其出納驗中下事力及種

田多寡給之。秋成并稅糧並輸。凶歲再賑。不償者來歲不貸。諸條約甚具。皆忱爲親畫其當。於是歲連旱而民不知饑。蓋通江以南。轉漕粟爲一條。而轉移節適之。故伸縮自如而裕也。又忱以長史擢任。考九年績。遷左侍。再考進尚書。亦久任之效云。後諸所建白皆著令。凡役法視冊籍上中下戶爲之等。率五歲而均徭。徭之言。繇也。役也。以一里都圖百戶分十戶。各直一歲承繇。役而約歲中各色雜目。宜役民者。編第以之。或力或銀。從所便爲共。曰均徭。本唐丁庸宋承籍人棟稻衙前而名。又五歲充里長甲首。以督辦貢賦。追攝公務而止。倣古里魁坊正而名。值里甲畢。卽以其明歲爲經催。已因用爲糧長。皆起於役。於田賦不相及。其後乃約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曰里甲銀。意主於便民。而洪武中。令下言。凡祇應禁子弓兵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戶。俱於市民僉充。豈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卽易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於豫防至深。而額外科率錢一文。擅役夫一名而上。罪配流。後法稍圯。而編徭役里甲者。以戶斷高下任心。其里輪收祇應官田多寡有無。又不能槩必里甲中。吏往往優形執

賦。追攝公務而止。倣古里魁坊正而名。值里甲畢。卽以其明歲爲經催。已因用爲糧長。皆起於役。於田賦不相及。其後乃約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曰里甲銀。意主於便民。而洪武中。令下言。凡祇應禁子弓兵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戶。俱於市民僉充。豈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卽易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於豫防至深。而額外科率錢一文。擅役夫一名而上。罪配流。後法稍圯。而編徭役里甲者。以戶斷高下任心。其里輪收祇應官田多寡有無。又不能槩必里甲中。吏往往優形執

戶。而攤之單小。賦不均而弊滋。於是議臣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稽貧富者。以資產爲宗。而審里老手實。覈貧富者。戶得其蓄藏之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後。而土著困覈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蹙。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蓋租繇田出。富自租生。與其實不甚遠。苟不論丁糧而獨於里甲均之。爲弊何極。宜令府州縣查舊編力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銀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必得其差後。難易輕重之適。而後將該差里甲。除優復外。

毋論都圖里甲。先丁糧多者。畢以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造鼠尾冊。以差次填編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其丁糧不滿斗升者。並免。法簡而明。一舉在目。獨諸市民商賈富囊篋。而不置田產者。聽自占。以古人廛賦里布之法。徵之。備銀差之數。如此則法一而政平。功省而事覈。吏無所措其手。守令賢者。得小增減。以盡其利弊。雖其貪鄙。亦不得越法而輕有縱舍。便於是徭役一以丁產爲宗。不論里。而單下戶。稍得寬。其後法益圯。而吏於土者。終不能以其身供百務也。諸上供公費。旣輸銀於

官爲支解。而官府諸公需私費。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爲營供。又其後諸名里甲錢入官者。公鉅經費。給不能一二。而供者十百。甚且一無所給。而賣責之民也。於是計值年里甲戶若干。其丁糧若干。分爲十二總。總各以其月爲祗應。曰值月。郡守長而下至簿尉。各以坊長承直其衙。若官司外出。賓旅經繇。諸夫馬供張飲食。畢於民乎給。而里甲先病。以其非里甲正派也。故豪有力者。例得以高坐而免。而益併其重於平民。而甲首在官者。卽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下戶。易虐使。里長因與官爲市。一科十。豪使之。不卽訟

言諸官爲督責。於公賦不異。甚且鬻妻質子以更費。而十甲又甚病。比均徭出。則省司聽差解者最病。所部解類皆上供額。皆京繇。諸收納皆中官。恣留難不易中。不中則往復改買。至傾產以更。次者直堂庫子。

卽宋衙前

府州縣官若吏胥。諸日用費。畢取給焉。至日費

數十金。或錢糧徵不及者。輒借輸。後不能盡償。又主出納查盤。督過於巨積金銀庫爲獨急。又次者倉戶。名斗給。主守勞苦未論。而監臨查盤之費繁。又查盤倉出米。稍贏名過收。稍耗罪折閱。當主守時。業以工徒爲必得之罪矣。又倉所收受。必支放滿乃得代。所

爲編二役銀。僅七兩貳錢。而費至什百倍不啻也。他諸徭稍輕減。而浮於編額者。亦率各加倍。徒爲共。其本境內有驛站。迺運所者。各各名水夫馬疋以支應。皆徭編。卽簡僻地。亦輸銀爲協濟。其在所無驛迺。而往來需給力者。畢均之於民。而均徭益又病。又其後。允淮南糧長。本色米有斛面。折色銀有火耗。有秤頭銀。上之官。初直役。有拜見。初出江。有銅鑼花鼓。旣部運有馬疋鋪陳。諸皆稱常例。而吏胥百留難。私取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甚病難支矣。嘉靖初。

詔撫按二司官。痛革。而弊宿如故。而里甲諸承應官。又抑民盡買名歸戶田。而百役皆民所自供。他無所取之。國初府州縣各貢其土之所有。而貢額本宗廟之薦新太常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光祿之厨料。寶鈔司之桑穰。若諸皮角銅線黃白蠟弓箭弦條之屬。皆古祀貢賓貢服貢物貢之遺意。諸珍竒玩好不與。卽有需用。亦抵租以市。爲著令。而府州縣業編之里甲銀中。其目碎繁。民不能辨知。奸民緣爲利孔。而過徵逋負之弊。滋起。至嘉靖末。大工營繕之務。歲有禱祠齋醮之事。無虛月。經鉅費不訾。大臣放濫於賣官鬻獄。次者居間。而民俗益臚於淫侈。季年倭

夷作難而蘇松兩浙騷然煩費盜起潮廣江閩毒焉。虜入蹂山西畿甸而邊費日博。河決徐兗山東淮徐苦築塞開濬而沃土爲墟國用益耗殫矣。當是時戶工部不時有所需東南民里甲均徭上下之費日浮於歲額丁糧石至用銀十數餘兩不啻中人家無慮盡破而徵一法一條鞭綱銀諸法於在所異名而同貫民咸稱便矣。徵一法者都御史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吾不虞它七郡獨虞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漕餉當天下半。卽不給當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狀獨伯季耳。季畝僅五升。

而伯至十五倍之。如蘇何。旣而曰版籍糧畝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固巡撫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請於上。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而不能加益者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姦巧無所容。而逃竄漸復。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顧役。毋得仍前十年之舊。

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曰徵一法。於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方法之行。豪右梗其議。頌播之。大學士顧鼎臣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朕爲百貧家減千石矣。固當爲國遠慮。不可易也。而法行。綱銀者舉。民間應後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猶網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官府自支撥。蓋輸甲則通年十甲。充一歲之後。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後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後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執不得復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卧。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濶。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

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甲之中。後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庫革。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收支委之吏。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不入苦查盤。吏有身後。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給。

於舊有募充親充。親充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使盜也。今募吏充。歲加脚費。而折耗責之。執不敢自盜。又年終而更無歲久浥爛之憂。又甚便。諸遮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卽用之不敢濫。諸不可悉道。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竝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諸上議具載。王參政宗沐所爲均書中。事累歲未決。嘉靖末。都御史龐尚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而都御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喁喁望會卒。官民

巷哭甚哀。都御史劉光濟繼之。奏可下。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盡六年爲率。計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里甲一丁抵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驛傳民兵皆得以秩後優免。里甲不免。以里甲爲差。隆慶萬曆間天下初更倭夷廣寇。如新出湯火而國家嚴綜核於任官。舉二百年官方民隱積重難反之勢。一舉而輕省之。滌積垢如釋重負而烝民洗朕一新也。議者以爲通十甲以編。不分年則丁糧均法當優免者執不能分數戶以幾俸。則濫冒消覈實數以編銀。則賠累息。

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富人。不近官。後人不坐名。則覬覦寢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覆。柳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賠戶之派。則貧富平。糧有多寡。後無輕重。毋需花分母爲詭寄。則冊籍清。蓋媮快至於此。朕唐楊炎以大曆中。科率爲夏秋二稅。宋王安石變差。後爲免。後助。後錢。業前行之矣。方兩稅免。後法及。國初賦里甲錢。具嚴法。外科率之禁。乃事久而弊。今天下理大物博。四差編派諸目。視國初里甲業。且增十倍矣。夫極盛熾豐之候。輕重正反。詎逆其流。激所極哉。官之役民。與民役於官。猶臂指。

狀安所可得解。異時所役坊里長糧長。獨其名罷耳。而里甲之直年。經催之部運。誰實貸之。方法嚴令。具時。上必以節約爲程督。下必以省用爲功能。故差瘡於往耳。法久且弛。內有不得已之公費。外有不敢抗之求取。將於何取之。必將陽諱其名。陰用其實。外縮其數。內浮其出。求饜而已矣。夫人情重於用已之所。有輕於用人之所有。今差銀輸官。久且輕用而易費。費盡已。卽有部派軍興。諸率狀之務。將於何取之久。且益重。獨里甲銀通十歲。派編丁糧。適均無多寡。法最善。豪富民差用得自寬。狀細民歲納毫末。吏恣習

難。初置櫃。民自輸。官啓視驗收。貪吏逮輸者至。稱欠數。責之完。罰懲之。而稱頭之美。增吏收下戶差銀。稱欠銀一分。若幾釐。注之簿。後復勾攝。而數少易抑勒。有完至倍蓰者。蓋省郡城有監司守。民易以自通。得以法守自解免。他僻遠邑。去監司守遠。吏得恣睢。民不易赴愬。又山谷民畏事。而懼官。雖條鞭行。坊里日祇應如異時。獨易十二總。稱八班。改值月日。值日條鞭法下。僅十餘年所。而里甲費業已如嘉靖中年時。嗚呼。法安可專哉。蘊隆之蟲。譬則鼠穴潰決之端。慎諸蟻孔。後此且十百年。於却慮豈有極哉。識時者曰。

吏各追時爲理。今安能逆防他日流激所極而不亟
䟽爬之。不其狀乎。以是知參辟刑書古以救世。而聖
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儀式刑文王
之德。以日靖四方。固長人者所以及子孫也。善乎均
書推言之曰。法無皆利者。無皆弊者。得其人則皆利。
失其人則皆弊。語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今欲聚斂
而謀一定百利之法。生民而來無是也。方弘治時。天
下民富物豐。而蠹萌形影業盡見於賦稅。尤甚。戶尚
書韓文上奏言。本部會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起
運。若絹疋花絨鹽鈔。及運司額辦鹽課。衛所所積屯

糧而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糧。有事故得停減。而歲
入往往不及額。國家宮禁邊防經鉅費。年異月
增。而歲支往往過原額。二者相乘。而在內在外。一歲
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廩廩也。天下民物
之凋弊日甚。國家財賦之需用日急。臣實司計。莫
知所圖。伏乞勅府部九卿堂上官。并科道官。公議
計處。諸京通糧儲支費日增。何以節之。使不濫。太倉
庫藏虧損日甚。何以制之。使得充。內庫告乏。取天下
銀兩實之矣。狀隨實隨虛。何自常實。而令上用之
不乏。厨料缺供用。別項銀兩給之矣。狀隨給隨缺。何

自減省而令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若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若何撙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若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倉料若何經畫。于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則可行而不靡濫。布匹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從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而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開畫條上定奪施行。庶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奏上。下九卿議如章。至嘉靖中。耗弊滋甚。

戶尚書何塘言。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船頭。館夫。祗候。弓兵。皂隸。門禁。厨斗之類。固無所不役。病矣。近年來常役外。雜派紛出。如斫柴。檣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舖。閘淺。夫之類。因事編僉。有不可勝數者。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鐵課。魚課。商稅。船鈔。戶口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固無所不取。重矣。近年來額徵外。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厨料。太常牲口。南京供用器皿料。隨時坐派。蓋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何得而不耗。民生何得而

不蹙也。臣竊以雜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力。使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畧倣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丁各六日。不行者。輸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夫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若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行。不可緩者。令鄰近州縣。通融協濟。大約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如本處及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亦宜仍照國初舊例。係遠方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人解送。係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所解稅課錢收買之。不坐派。其非急需用物。量裁減。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會

上命翰林開局集官。續纂修大明會典。詹事霍韜廣上意。具疏言。臣幸得備官纂修。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臣等備查天下額數。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

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壹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
 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又其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
 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狀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
 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
 廣東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度於寇賊。則欺
 隱於猾民。不狀亦冊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繇洪武
 迄弘治間。厯厯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強半。更
 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望 勅行戶部。考求洪武
 初年額田原數。備查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
 田實數。送館稽纂。仍乞特召戶部尚書詢之。曰。洪武

初年。甫脫戰爭。黎庶鮮少。田野荒蕪。田數宜少。而反
 多。今奕世承平。人多生聚。土地盡闢。田額宜多。而顧
 少。總國計者。宜若何為心。天下有受猾民賊利為欺
 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者。來歲造籍冊。獻田額
 數。盍豫思設法處之乎。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
 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
 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且
 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百五十四萬
 矣。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百一十六萬
 矣。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

伏願再 勅該部覈實。洪武弘治迺年戶口原數。今戶口實數。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戶部題稱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繇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八十倍矣。臣等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萬頃矣。祿米則繇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繇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 勅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日幾何。送館稽纂。俾司 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繇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繇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繇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繇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以前之大略。弘治後。未稽也。伏望 勅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

後未稽也。伏望 勅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

數幾何。今日大數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臣等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墜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州縣四百。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負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伏望勅下吏部。詳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日冗員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負幾何。送館稽纂。俾司

國計者。知官愈多。則國愈困。而民愈病。思所以處之也。今夫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洽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矣乎。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則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狀。且必弊。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滋。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

金之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窮乎。所望

陛下早計豫思。日慎一日。心繇此正。念繇此窒。克已復禮之日。繇此而堅。祈天永命之道。繇此而致。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其後國家經費。百十倍於盛時。而吏治器窳。不可較。諸內府內庫。光祿寺所科本色糧。卽大稜不議免。其起運漕糧米。僅僅以改折爲寬恩。隆慶初。恩詔下。所蠲民數年前逋賦。許獨爲江南諸大郡邑便。凡所負逋。非閭閻小民。皆勢豪有恃怙。若奸猾侵欺者所爲也。故蠲免。恩令雖刻布成

書。廣曉諭。欲俾窮鄉下邑。知朝廷厚下恤民之意。不朕獨優豪右。而小民奉公守法。先期輸納者。不沾毫毛惠也。亦徒爲獎頑矣。萬曆初。

上諭戶部言。近聞各有司催徵錢糧。不分緩急。一槩嚴併。又畏富豪。縱奸猾徧累小民。致流離失所。朕甚憫之。爾戶部分別年月久近。分數多少。奏蠲免。而

皇子生。覃恩實免次年租。諸德意厚深。六年。戶部歲出入揭帖上。輔臣若正等疏言。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一歲輸太倉銀庫者。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更承納班僧道度牒之類。盡此矣。嘉隆之間。海內

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賊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天幸。歲比豐登。故倉庫稍贏。而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入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

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賦犯財產已盡。無從完納。故入數頓少。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供。故出數反多。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餘有一年之積。而後可登於太平。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年復一年。舊入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猝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欲取之於官。則在所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膏血已竭。難復苛求。况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

此臣等之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

賜省覽。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天下幸甚。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記載家言。

高皇帝方定金陵時。諭太史令基。起居注禱。言今軍興。四方民與苦甚。吾欲紓其力。且奈何。基等對曰。師行

必齋糧食。

上存此心。幸甚。朕天下未底定。紓民力宜未易及也。

上曰。不朕。紓民力在均節財用。在制常賦。

國家愛養生民。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措克以賸之。雖慈父不能得之。其子。君安能得之。民乎。今當定賦節用。崇本而抑末。庶民力少有紓乎。基禱頓首曰。臣等愚所不及。此仁政之本也。永樂初。湖廣夏稅至後期。戶尚書郁新。請案府州縣官稽緩罪治之。

文皇帝不許。曰。賦入但無失經制而可矣。耕種有先後。地里有遠近。何可槩必。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悉

其情一主於利。民苟罪其官。必急責於民。吾民殘矣。其勿問洪熙初。

昭皇帝諭工部言古土貢隨地產。不強其所無。比年丹漆石青之類。槩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鳩金弊轉買。價騰踴百倍。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費以千百。何痛也。自今於出產地。計直市。毋槩派毒吾民。嗚呼。聖神之計慮深矣。

函史下編卷之八終

